

愛與真理信仰的標竿

——賈馥茗

(訪問與資料整理：鄭玉卿、梁淑惠、吳美玲)

壹、生平簡介

賈馥茗老師民國十五年農曆五月一日生於河北省青縣。在台灣取得教育碩士學位之後，陸續於美國取得美國奧立岡大學教育心理學碩士學位與美國加州大學心理與輔導博士學位。歷任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所長、考試院考試委員、總統府國策顧問等，並在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所長任內，首創國內教育研究所博士班，是引領國內教育學術環境國際化的關鍵性人物，其所編輯之教育大辭書，更為研究教育之學者與後進，不可或缺之工具書。現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系名譽教授。

學歷

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
美國奧立岡大學教育心理學碩士
美國加州大學心理與輔導博士

經歷

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
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所長
考試院考試委員
總統府國策顧問
教育大辭書總編纂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系名譽教授

貳、無憂無慮的青城年華

賈馥茗老師誕生於河北省青縣，是家中排行最小的女兒。民國十五年初夏，一聲嘹亮的嬰兒哭聲，劃破了天際，賈家誕生了一個新生兒——賈馥茗。賈老師在家中排行最小，上面有二個哥哥與兩個姊姊，因為與二哥的年齡相仿，只相差五歲，所以她最常與二哥一起玩耍，玩的遊戲不是一般女生常玩的辦家家酒，而是一些男孩子常玩的遊戲。

賈老師的父親當時任承審一職，在其眼中，父親並不是一個高高在上、嚴肅威嚴的人，而是與其特別親密，可以開玩笑、可以討論問題、可以互相辯論的朋友，更是可以一起閱讀的同道。父親是她最親愛、敬重的，也是最能與她心靈相通的人，因此，她上承父親作學問的態度與精神，受父親影響極大。而母親在她的印象中是最能幹的人，由於父親工作忙碌，長年在外，致使母親必須一肩挑起照顧整個家庭的重擔。母親照顧每一個子女無微不至，讓她永遠感念母恩。更重要的是，母親自己勤儉儉實，對待他人卻慷慨大方，而且為人的態度公正、理性，在母親潛移默化的身教，是其奉行不渝的信念。賈老師是家中最小的女兒，自小備受呵護是可想而知的。在童年記憶中，盡是無憂無慮、自在遊戲的時光，以及一家人和樂融融的生活，因此對家人深切的情感與依戀，在她的心中占據一個重要的角落，並支持著她，成為她日後在人生道路上，毅力與勇氣的主要來源。

到了五歲的時候，進入河北省青縣女子國小。就讀國小的日子，對先生來說，是輕鬆而無負擔的。每每在功課完成之後，剩下的時間就是她快樂的遊戲時光。小學的時候，功課屬於中上，父母親留給她很大的發展空間，讓她盡其在我，無憂無慮。民國二十五年，自國小畢業，順利考上天津河北省立女師學院附中。這是她第一次離家，住學校宿舍，與同學過團體生活。但她一點也沒有畏縮懼怕，反而因從小跟隨二哥遊玩，練就一身膽量，幫她順利度過離家獨自一人的日子。在中學時代，表現極其傑出。在生活上，自動自發，守秩序規矩；在成績上也非常優異。方過一年的順利的中學生活，七七事變即告發生。戰爭的發生，瞬間毀滅所有人原本平靜安逸的世界，也一下子扭轉了原本的世界（王萍，民81）。

參、多舛艱困的求學之路——抗戰時期的流亡學生階段

賈馥茗老師一家，因為七七事變的發生，便決定到鄉下親戚家避難。在離家不

久後，隨即傳來青縣已經失守的消息。一家人便決定繼續往南行，前往尚未淪陷的濟南。但突破重重困境，抵達濟南時，才知道濟南早已淪陷。先生的父母親認為既然同為淪陷區，不如回到家中。當時國內處於兵馬倥傯之際，如欲復學，簡直難如登天，而先生初中就學甫一年，便因戰事而輟學逃難，加上當時局勢動盪不安，國共日夜進行大大小小的戰役，先生的復學之路，看似遙遙無期。

當時在淪陷區，如果要繼續上學，就得上偽敵學校，讀日文。賈馥茗老師基於愛國心，拒絕接受日本教育。但學習的欲望從不會在她的心中停止，除了將兄姐以前初中到師範以及高中的書讀完，更遍覽家中所有的藏書。談到這些往事，她微笑說道：

「事實上，我文學的書唸了不少，因為我初中只唸了一年，就發生七七事變，事變以後，我就沒上學了。」

接著，她慶幸地說道：

「在抗戰八年中間，舉凡是家裡有的書，我通通都唸。好在家裡什麼書都有，因為我兩個姐姐唸師範，哥哥唸中學、唸大學的，他們的書我都唸。我父親學法律的，他的法律書，我也唸。那個時候唸了不少的書，把史記、漢書、後漢書，通通看了，有關於文學的，名家的文章，也通通都讀了。」

對於這樣的小女兒，父親給了她一個「手不釋卷」的評語。雖然這段期間桎梏了賈馥茗老師的行動與生活範圍，卻束縛不了她遨遊浩瀚書海的心靈，反而因此厚植其哲學、文學與日後參與學校考試的實力。

等到抗戰勝利，已然經過八年的光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賈老師進入政府設立的中學進修班，就讀高三，其後取得北平中學進修班的結業證書，並以此資格報考大學。

「所以，等到抗戰勝利，我就去考大學。」

民國三十五年復原後，大學重新展開招生。因為抗戰當時，讀遍家中的藏書，甚至包括父親的法律書，因此賈馥茗老師以其在家中自修的深厚實力赴考。就考北師大時，一題「什麼叫死後行爲？」的題目，也沒有難倒她。

彷彿再度回到考大學的時候，她記憶猶新地述說著選擇教育系一開始的初衷。

「我從小就想當老師，所以當我考大學的時候，其他的系一律不考慮，只有填教育，因為對教育不是很懂，就覺得唸教育就一定可以當老師。所以我考完大學回家，我父親問我，你考什麼系？我說教育系。我就這樣唸了教育系啦！」

另外，她還以優異的成績，分別錄取南開大學哲學教育系、北師大教育系、天津女師院學院教育系，最後她選擇北師大就讀。

當時國家才經過一年安定的時光，在賈馥茗老師升上了二年級時，共產黨又經常策動罷課、遊行，讓校園瀰漫一股詭譎不安的氣氛。賈老師當機立斷，決定南下，追尋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地。當時已是民國三十七年。賈老師離開父母親的身邊，開始流亡學生的生涯。此段生命歷程，就像充滿荊棘的道路，一路上艱險阻礙，但卻反而淬礪出她堅定不移的意志，在她心中堅定的理想與信念已然成形，憑藉著一股過人堅持與信念，一路由濟南、上海、湖南、廣州，最後隻身輾轉來到台灣。

肆、停泊台灣實踐理想—根留台灣

賈馥茗老師之前顛沛流離的流亡學生生涯，總算在台灣找到停靠的港口。但上天似乎有意一再磨練她，總是不斷地在她的生命中安排一道又一道的難題。歷經萬難來到台灣的她，卻在此時發現入境證明發生問題，使得她無法順利入境。幸好，隔天經過協商之後，終於獲得許可，得以入境。她在無限的激動之下，踏上台灣的土地，繼續她的求學之路。幸運的是，在此時，報紙上刊出了師範學院招考轉學生的消息。她以實力通過台灣省立師範學校的轉學生考試，並於民國三十九年順利畢業。畢業之後，隨即分發至台北女師服務。經過兩年的教學，發現如欲在教育中更上層樓，出國留學是必經之路。但在健康檢查時，卻發現罹患輕微的肺結核，只好暫時擱置出國計畫。民國四十四年，師大成立教研所，由田培林先生擔任所長，賈老師於此時考入研究所攻讀。兩年後，以「朱子教育思想」論文，順利取得碩士學位（王萍，民 81；林振春，民 71）。

伍、探索教育本源的堂奧—負笈美國

賈馥茗老師希望進入教育系所研讀之後，能探究出教育的本源。但經過長久的探索，她自覺仍然無法找到滿意的答案。因此，先生憑藉著一股追求真理的熱誠，出國深造的意念自心中萌芽，希望藉由國外較進步的教育研究環境，找到教育真正的定位。民國四十六年，賈馥茗先生終於通過身體檢查，獲得通知可前往奧立岡大學進修。在留任師大教育研究所講師一年後，於民國四十七年，前往美國進修。延宕多時的留學深造理想，終於在此刻實現。

賈馥茗老師緩緩說到這一段心路歷程：

「唸到教育系三年級了，還沒有辦法對教育做出解釋，無法解答『教育到底是

什麼？』『教育從何而來？』『教育的本源是什麼？』等這些問題。所以，那個時候在北京師大，我就問四年級的學長這些問題，他們說：『唸到四年級就知道了』。等到我在台灣四年級唸完了，也還是不知道。畢業後，進女師專當老師，經過五年，也還不知道，所以我再來唸教育研究所，但是，唸了兩年教育研究所仍然不知道，因此就想出國。那時候師大的外國書籍不太多，所以想到外國去找資料。在美國唸六年，唸了許多科目，但是沒有專門從事教育專題的研究，就算有專題也沒有關於我的問題的解答。所以，我希望自己遍尋歐美這個系統的研究，研究他們的思想，探討他們怎麼樣界定教育，教育的本源是什麼。」

先生在奧立岡大學進修時期，每日孜孜不倦地讀書，無一刻浪費光陰，遍覽圖書館中有關教育的書籍，以她聰穎過人的天賦，對於教育，自有一番新的體悟。

賈馥茗老師於民國四十九年通過碩士論文。待論文通過之後，計畫繼續攻讀博士學位。最後，決定前往教育科系師資陣容堅強的加州大學研讀。在奧立岡大學主修教育心理學，偏重教學應用方面；在加州大學則決定主修輔導。進加州大學時，對於她的求學歷程來說，又是另一項考驗。因為到加州大學時，已經是下學期，為了避免延後一年，便開始修課，有些必修課也只好先從下學期先修。但如此卻讓課業負擔異常沉重。然而她再度以她堅強的毅力和不可計量的潛力，通過這一次的挑戰。

等到快畢業時，賈馥茗老師和大多數的留學生一樣，面臨留下或回國的抉擇。在先生的心中，早就已經暗自下決定。她認為將所學奉獻於國內的學生，才是她最終的理想。她表示道：

「我在美國時，台灣還很窮，那時候好多從台灣到美國的留學生，到美國都改行，多半都改學圖書館，待在美國不回台灣了。所以，有人勸我學教育沒有辦法留下來，因為不是美國公民是不易找到工作的；也有人勸我學圖書館學；也有人勸我學心理學。可是我還是不想放棄我的教育，就是這樣，又笨又固執。」

她笑著繼續說：

「當然，我畢業以後是有機會留在美國工作，但是那個時候，也不是心理沒有矛盾。在美國工作待遇好，而且美國只要肯努力，就能出頭。但回來台灣，在這個環境，我的理想不見得能夠實現，所以也是很苦惱。」

停頓了半晌後，露出寬慰的笑容，繼續說到：

「不過有一天，田老師寫信給我，叫我畢業後即回來，讓我覺得很光榮。我也知道我們所裡需要人，我認為，與其畢業留在美國教育人家的孩子，不如回來教育自己的孩子！因此，我回來了。我回來的時候，研究所裡連我只有兩位專任教授。」

在收到田培林先生的信之後，基於將所學奉獻台灣學子的想法，與一貫對教育的熱誠，賈老師當下便決定回國服務。

陸、掌握教育本源——任教師大時期

賈馥茗老師由心理學跨足哲學領域，是在回國後擔任師大教育研究所副教授的時候。當時所上缺乏哲學領域任課教師，在經過與田培林先生商量過後，田先生說：

「你教吧！反正你也學過。」

先生便開始教授中國哲學史。

先生首先提及哲學與教育的關係，她首先說道：

「哲學本來是要了解人生的學問，在這門學問裡頭可以獲得知識。所以，哲學剛開始的時候，叫做愛智之學，是啓發人智慧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其他如歷史、博物、社會、物理、數學也都在哲學裡頭。後來所謂的形上學，談的是一種本源的問題，許多哲學家都談這個問題。從泰利斯起，說宇宙的本源是水，後來就有的哲學家說是火，有的說是水火土氣，一直到原子論，所以那時哲學是統攝百學的，心理學那個時候也在哲學的討論之中，像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他們談心理，也談教育。教育隸屬於哲學，假如你瞭解了哲學史，也就同時瞭解了教育史。所以，田老師不主張開教育史的課，因為用不著，而且教育史容易偏重到教育實際上去」。

哲學之於教育，賈老師進一步做了註解：

「真正的事實不在事實的收集，而是在思想，思想關係到如何教導學生。」

在開課前的備課過程中，賈馥茗老師廣遊浩瀚書海，在通透古今之後，終於找到一直以來欲探究的問題——教育的本源。換言之，因為開設中國哲學史的機緣，解答了許久以來深藏在心中的疑問。

賈馥茗老師憶及這段歷程，滿足地笑著，說道：

「爲了準備中國哲學史的課程，我得把自己讀過的書重新細心的研究許多遍，在這個過程裡頭，我發現了教育的本源，那便是在中庸裡的『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首先確定的是，若生而爲人，只是具有人的形骸，那麼他不能真正稱作是人。要到具有人的品格，表現人的作爲，這才能算是人。這就是我們儒家所說的『人道』，也就是中庸裡面所說的『人之道』。所以，人必須奮發向上，一方面求知識的通達，一方面練習你做事的才能，用世俗的話說，要自己作一個好

人，才符合人道。」

「在中庸裡頭的『至誠』，就是說自己盡量作到誠的地步，是人改善自己的一個大原則，這就確定了教育。『誠者，天之道也』，可以說天道生物，是根源於抽象的道。這個『道』，我們用今天的解釋，就是最高的原理原則。要發揮這個原理原則，就要秉持一種精神，這個精神就是『誠』，所以，天道生物，天生萬物所秉持的就是一個『誠』字。如太陽按時升起，按時落下，四季輪流遞轉，始終如一，稱為『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故有這個精神才化生萬物，但是光這一點還不夠。必須還要推究到《易經》。《易經》裡頭認為天道生物，基於兩個元，一個是『乾』，陽性的；一個是『坤』，陰性的。陰陽化合生物，所以《易經·繫辭》裡有『一陰一陽之謂道』，於是生成萬物。天道生物由於要陰陽化合。這兩個不同的元怎麼會化合呢？是由於不停運轉。在運轉之中接觸，接觸到恰好，才生物，在這裡不得不引用我們實際的經驗了。實際的經驗裡，生物界都是兩性生殖，植物要雌雄性接觸才開花結果，動物和人，也是要兩性結合，才生育下一代。所以，推行到最初道的精神，兩元之化合接觸，融合在一起，是一種吸引力。互相吸引才能夠接近，這個吸引力是由於愛，絕不是由於恨，愛才互相吸引，接觸才融合，人是這樣，動物不也是這樣嗎？」

「這個愛字，要怎樣界定呢？我相信你們都有過愛的經驗，什麼叫愛？愛，我用最實際的解釋，這是美國的心理學家經由動物實驗之後得到的結論，說愛就是一種溫馨的感受，兩個對象都有溫柔親近的感受，一個發出這種情感，一個接受這種情感，這就是愛的力量。印證希臘一位哲學家恩皮多克利討論宇宙形成的觀點時指出，宇宙萬物的形成，就是因為愛的力量，也可以說是吸引力。他說宇宙本來有水、火、土、氣四種元素，由於愛的力量，把這四種元素吸引在一起，結合而形成萬物。不過，他同時也說，這宇宙之間還有另外一種力量，叫做恨，是一種排斥的力量，能把元素分離，因此，宇宙也有毀滅的時候。因為愛和恨這兩種力量互為消長，愛的力量大到極點，讓萬物結合，生成萬物。在愛的力量達到極點之後，逐漸消弱，恨的力量便逐漸的增長，到恨的力量達到極點的時候，又將分裂成水、火、土、氣四個元素。」

「就此道理加以理解，愛不單是宇宙本源，也是教育的本源。所以，老師教學生，是教育，父母教孩子，也是教育。絕不只是學校教育，才是教育。父母由於愛才教，愛，是人與生俱來的情感。人有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慾，達爾文說過，動物有三種基本的情感—愛、恨、懼。Watson 也以小孩做過實驗，發現嬰兒也有這三種情感。到成年以後，才有一些複合出來的複雜情感，比如說羨慕、

嫉妒。愛既然是與生俱來的，只是一種原始的衝動。這些衝動，在心理學看來，強度太大時，很可能愛得過分，而讓接受者受不了。愛太多也不行，所以需要理性調節一下，讓它剛剛好，這就是我們儒家所說的『仁』字。所以天道生物是秉持『仁』、『誠』，也就是教育的本源。教育就是比較年長、成熟的，來培植幼稚、不成熟的。於是，我把教育的定義找到了，教育的根源也找到了。」

賈馥茗老師清楚有條理地勾勒出教育的本源，將許多人的論點，加上自己的融會貫通，建構出教育之於國家、社會乃至於對人的定位，其中充分顯示出學貫中西的智慧。

賈馥茗老師也分享了這段窮究教育根源過程的箇中心得，她認為：

「如果你真正想走學術的話，聰明的人怎麼做，我並不知道。但像我，就認為從事學術的工作沒有捷徑。常常會花好幾十年，沒有那麼容易一下子就得出結論來，因為等你把所有的說法都結合起來看，想說的能不能成立，你自己先要很虛心的，一想再想，想到最後，才可以得到一個較滿意、合理的答案。」

賈老師以一貫穩紮穩打、求真求實的態度，提醒後學。因為教授中國哲學史，不僅讓師大學生獲益匪淺，更讓她找到教育的本源。

柒、引領與世界接軌的教育研究環境

賈馥茗老師在擔任師大教育研究所所長時，深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因此竭盡所能為所上爭取經費，擴充圖書、設備，提供學生良好的研究環境：

「那時一方面買書，一方面增加新的設備。當時也還沒電腦，用的是計算機，現在你們大概也看不見了。統計啊，計算的時候要打出來，我都給學生買最新的，只要有新器材上市，像是複印機，凡是方便學生研究的工具，就買最新最好的。」

賈老師體恤學生，對學生表現出的無微不至的愛與關懷，例如：對於每晚留下來讀書的研究生，也細心地在所上準備電鍋，讓同學蒸飯。在任職師大時，凡事皆以學生的需求為最先考量，但面對教育的專業精神，先生有她一貫的堅持與理念。例如民國七十八年左右，學校實施學生評鑑教授的事件來說，即可顯見她對教育學術專業的堅持。她認為：

「要學生能給老師打分數，乾脆就不用當學生，直接當老師就行了，而且在打分數的項目裡頭，有一項『爲了上這個課你每個禮拜要準備幾小時？』老師能替學生備課嗎？這是沒有道理的，學生準備幾小時，是學生的事。幫老師打分數，這個

動作就是不合理的，學教育的應該『是非分明』。而且，上課時間可以進行師生溝通，如果學生對老師的教學方式或是內容有意見，可以提出來，老師可以做修正。因為我上課每次都會先問學生有什麼意見或問題，有些老師也許不喜歡學生問問題，可是我不是，如果學生不提問題出來，做老師怎會知道學生的想法，因為就是要這樣和學生溝通，教學才有效。上了一個學期的課，學生不提問題不發表意見，到了學期結束，學生給老師打分數有什麼意義？如果要到下個學期再改，這一學期不就是浪費了嗎？這在教育上說的通嗎？」

賈老師讓學生瞭解必須尊重學術，尤其是到研究所階段，更應該如此。

不僅以學生為中心辦學，在研究所的目標規劃方面，心中早有定見，期望將研究所提昇至國際水準，除致力於圖書設備的擴充外，對專業的師資陣容也極為要求。在賈馥茗老師任內，首創國內第一所教育博士班。此舉不僅是師大的大事，更是整個教育界的一大盛事，將國內的教育研究推向另一個高峰。她微笑著說道：

「我認為本所最終目的是培養進入學術領域的最高學位人才，否則碩士畢業之後，還得出國深造。而學了外國的理論之後，移植到國內並不一定合適。有鑑於此，我著手籌設博士班。」

老師詳細地說明當時的狀況：

「博士班是民國六十一年設的，早就醞釀了一段時間了。我從美國回來時，觀察到我們所裡的圖書不夠，那時候田老師以自己的名義，捐了很多教育方面的書，放在圖書館裡，特別闢了一間屋子，叫教育資料室，可是那也多半都是舊書。我便問田老師，我們的所上有沒有經費，田老師說有：『有，每年十五萬』。我繼續問田老師說：『這些經費都做什麼用？』田老師說：『除了一些事務方面的費用之外，就是讓總務處隨意去開銷。』我又問：『那我們能不能拿過來用？』田老師說：『能啊！』那時田老師是院長兼所長，當時稱為主任，他所說的話，校長都非常尊重，因為那時候教育學院在師範大學是首院，教育系是首系，那麼設的所就是首所。在我的堅持下，經費挪過來不做任何開支，所有的經費光買書，開始蒐集教育方面必須的書，新出版的書，還請各位老師開書單。我選了三套書，第一套是 Dissertation Abstracts，美國博士論文摘要；第二套是 Harvard Education Review 也收集全套，我現在還在訂；第三套是 Psychological Abstracts，這些都是研究的工具書。那個時候，我們國內還沒有什麼國外的書商來，所以都託美國朋友買書的。這三套書是陸續買的，我們一年只有十五萬，那時候十五萬，不做任何用途，通通都買書，還好那個時候國科會，每年補助研究所十萬圖書費，所以可以大量買書，對當時的研究幫助很大。」

由於深知添購教育專刊與圖書，才能提昇校園內的學術研究風氣，跟得上世界教育潮流趨勢。在當時，賈老師汲汲營營運用各種方法，爭取各項經費補助的管道，盡力充實圖書，可說是研究所莘莘學子們的福氣。

另一方面，賈馥茗老師也在博士班設立後，擬定幾項計畫。如邀集師大教研所畢業學生每月聚會一次，提出讀書報告；將博士班與碩士班貫穿起來，讓學生和老師做研究。師大教育研究環境在賈馥茗老師的帶領下，展現出一番充滿活力與研究風氣的新氣象，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更因此拓展國內教育研究環境的新視野。

捌、編纂教育巨著—教育大辭書

自民國八十一年起，賈馥茗老師擔任教育大辭書主編，開始編纂此一教育巨著。由於主任委員劉真校長誠摯地邀請，同時也認為此著意義深遠，便決定開始著手進行。

賈馥茗老師說起這一段經過：

「教育大辭書不是我要編的。有這個想法是很久的了，伍振鶯老師，幾年前曾說要編。但這是件很難的事，因為編教育大辭書，需要兩個條件，缺一不可，第一要有人，第二要有錢，人和錢少不了。後來，出資編纂教育大辭書是國立編譯館，他們是教育部的三級單位，計畫必須經過教育部認可，再送到行政院，行政院編列入預算，再送立法院通過後，才能夠實行。所以我知道這是很不容易的。一段時間後，劉真校長打電話給我，說國立編譯館要編教育大辭書，請他做主任委員，設一個編輯委員會，主編這個工作非我不可。我知道伍先生跟劉校長關係是很密切的，而伍先生老早就有這種想法，因此我建議他找伍先生負責。但劉校長說伍先生是做副主編的工作，於是我沒再推託，一口就答應了。」

編纂教育大辭書終究是一個浩瀚艱鉅的工程，從尋找撰寫人、編列辭目，處處充滿了重重的困難與阻礙。

賈馥茗賈老師陷入沉思，說道：

「編譯館有他們的想法，所以他們提出來若干名單，加入編纂行列。但他們提出的人數不夠，必須要增加人手。因此，我只有跑書店，看看哪些人，有哪一方面的著作，根據著作來選合適的人。最後編譯館聘了大概五十位人員參與這項工作。辭目都是編纂委員去找，先找來一些重要的辭目，大家討論，確定了再分頭去寫稿。編纂委員，或者是編纂委員自己去找人幫他寫稿，寫稿子的人有幾百人，工作人員催稿催不動，就找我。所以那些經過的步驟很繁瑣的。另外，就是錢，他們一

開始說撰稿人的稿費，一千字七百五，我說不行，普通寫書的價格最高是一千，這個比寫書還不容易，因為這個寫出來就成為經典，要好好的寫，我認為稿費要提到最高，但他們說根據行政院的规定，稿費不能超過一千零五十，所以這一部分也是很花腦筋的事情。」

如以當時教育界參與的人數，與所花費的經費來說，編纂教育大辭書可說是教育界前所未有的浩大工程。

因為編書的關係，賈馥茗老師必須常至國立編譯館。也由於需要經常到國立編譯館，賈馥茗老師還獲得一個「行走」的稱呼。她說道：

「那個時候我每天都要跑一趟國立編譯館，有時候一天要去兩次。由開始確定辭目，開會討論辭目，到最後看看他們的實際作業，所以當時他們的館長稱我為編譯館行走。」

說到這，她露出慈祥的笑容，調侃自己說：

「原來的一間屋子，只有我客廳差不多大，伍老師擔任副總編，楊深坑副總編，他們坐那裡，我也坐那裡，裡面還有一間，放兩張書桌，那是給主任委員的。我的原則是光負責編，至於經費、款項、其他事務，就由他們行政人員負責。」

由此可知，教育大辭書的完成所耗費的心力與其間的種種困難，是我們很難想像的。

前後歷時四年的時間，先生將所有的稿件審定完畢，編纂教育大辭書的工作才告一段落。十年後教育大辭書交由文景出版，其間已經歷任三任館長，如今想來，賈馥茗老師的投入與始終如一的工作態度，是其完成編纂教育大辭書的關鍵。

玖、只能贏不能輸——對未來教改的期許

對於現今的教育，賈馥茗老師以「下賭注」來形容。不過，先生表示這個賭注必須是經過深思熟慮且計畫周延，只能贏不能輸的賭注。她對此侃侃而論道：

「我堅信教育一個措施，就等於在賭城下一個賭注，別的方面下一個賭注無所謂，頂多損失點錢，但是教育這個賭注要是輸了，輸的是下一代、下無數代，不能輸，教育是不能輸的，只能贏。所以，一個措施要千思百慮，而且不是光想好，要想可能的壞，如此才能把可能的壞都預防了，這是多麼慎重的一件事。」

賈老師對於教育改革有其深切的期許。她露出嚴肅的表情，語重心長地說明教育趨向的重要性，說道：

「從小孩出生到長大成人，至少二十年，教育起碼要到十五歲，他是一天天長

大的，從出生到長大到每一個階段，是一個整個的連續，所以應該從教育他開始，就有一個固定的方向，也有一個正確的引導、適合發展的步驟」。

賈老師一開始便提及，因為一個人受教育的時間極長，所以教育應有一個明確的方向。

在確定教育的方向之後，接下來，則必須探究出教育改革的真諦。賈老師接著繼續闡述道：

「首先確定的是『改革』是什麼意思，改革是因為有缺點，所以要改。教育跟著人類的進步，也是要不斷的「改進」，「不是改革」，時代變了，生活狀況變了，教育當然也應該有些改變，但是我們必須知道，教育的對象是人，是人在生活，人要生活就要適應環境，所以原則就是適應。不過，我相信教育有一個確定不移的方向，那就是要『教育人成爲一個人』，所以我認爲提昇人的品質，是教育確切不移的方向。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好人，才能有好的生活。我們可以去看看從國小到國中的課本，有多少人提到有關人的品質的教材？教材確實有缺陷。但是，別忘了，教材是死東西，要靠老師來活用。」

她清楚地指出，教育應先確定改革的中心意義，找出教育確定不移的方向，也就是「教育人成爲一個人」。同時，她也坦誠地指出，可惜的是，時下教材並沒有強調這一面的素材。另外，她繼續說道：

「最明顯的是學校的營養午餐，這是最反對的，老師的責任不是準備孩子的午餐，那是他父母的責任。而且老師還要給他們分飯分菜？父母生了孩子，便有先天的義務，撫養他們。如果是學美國，便應該探究美國的社會狀況。因爲美國除了都市之外的郊區，居民分散地很遠，所以才有 school bus 要載學生到學校，也因此學生中午沒有辦法回家，才需要安排營養午餐。美國的學校是因為有經費、有人員，不會剝奪老師的教學時間！想想看，現在的孩子大多挑食，學校營養午餐怎麼可能適合每一個孩子，學生回家向父母抱怨營養午餐不好，又成了老師的罪名，對不對？從前學生自己帶便當的日子，不是也很好嗎？」

對於台灣教育的觀察，可說完全是出自於五十多年以來對台灣教育的透徹瞭解。對於時下的教育實況，賈老師懇切地分析道：

「我自民國三十八年來台灣，已經五十多年。這五十多年來，我所知道的狀況是，家長干預學校，干預教學，不尊重老師，老師失去了自尊，失去了自信，對於他自己的教學失去了信心了，如此遑論教學的效果。而更糟糕的一點，教師的觀念落伍，老師仍然用十八世紀的觀念，來教二十一世紀的學生。十八世紀的觀念，老師認爲你們上我的課就應該都學會，考試就應該都考一百分，有多少人從小上學每

科都能考一百分？忘記現在是民主時代了，小學生所知道的可能比老師還多。」

針對國內目前流行援引國外教育政策，造成國內學生、家長、教師諸多疑義的情況，先生論道：

「如果只知道美國一點皮毛，就要全國統一施行，這是我們教育最致命的一點。美國有實驗的精神，要開始一項措施，一開始要試驗，試驗得可以才推行，不是一聲令下，全體執行，但我們從來並不試驗。」

她舉例說道：

「就像教改標榜小班小校，但是，教改的人有到偏遠的地方去視察過嗎？我在無意之中，看見在基隆市外的一個小學，還不算偏遠，全校六班，共四十多個學生，校長老師十多個，分六個年級，你能說他不是小班小校嗎？上課時教師坐著，像日本的和室，進了脫鞋，地板打的光亮，然後老師學生圍在一個桌子，一班能有幾個？教育經濟是這樣的嗎？這是第一點。第二點，一班就只有三、五個學生，缺少團體刺激，學生和學生之間互相的刺激能有多少？他們只看台北市，沒到外縣市去看，像東部，花蓮、台東，地廣人稀都是小班小校，要找大校還找不到呢！」

至於目前的九年一貫課程，賈老師分析道：

「目前的九年一貫，培養國小與國中的老師就無法一貫，師範學院培養小學老師，國中老師培養則歸師範大學，比如現在台北、彰化、高雄，再加上很多普通大學的學程，老師沒貫，課程怎麼貫起來？十二歲的孩子和十五歲的孩子，他的心理生理都一樣嗎？小學老師和國中老師如何貫？當初師範學院有師專生，我曾經跟教育部的官員建議，師範學院不能分系，因為小學老師還是包班制，分了系，師範學院語文系畢業，到時候，學校要老師教數學，老師可能理直氣壯不教，不過現在還好，沒聽說有這種困難。數理系學微積分，那高中都不學微積分，師範學院學了微積分到小學有用嗎？所以，由師範晉升為師專，再晉升為師院，名稱改了，內容呢？」

賈老師根據在美國多年的經驗，以及持續的觀察，說道：

「如果學美國，美國哪個師範學院有研究所，有博士班？college 相當於專業學校，是培養專才的，不是做學術研究的，學術研究是大學的事。我在美國六年，這我很清楚。就算美國大學，也有三六九等，好的大學才有好的學術研究成就，學術水準不同。台灣教育希望能培植出人才來，但能培植出多少 elite？精英只是少數，要靠這些少數，才有高明的見解啊！教改改到現在，多元入學比聯考，哪個的負擔重？為什麼聯考演變到今天，成了過街老鼠？五十年我看得清清楚楚。」

賈老師依照其對台灣教育行政、實務、課程教學等的透徹觀察與研究，針對國內教育環境，對台灣的教育提出她的精闢見解與呼籲。

拾、追尋真理，實踐教育愛

.....

因為信仰真理，賈馥茗老師毅然到台灣，尋找自由的天地；毅然隻身到美國，探究教育的本源。因為秉持教育愛，堅持將所學奉獻台灣學子；堅持以學生為最終考量。在此次訪談過程中，讓我們無時無刻皆能深刻感受到她待人的妥貼細膩，即使面對初次見面的我們，也是以溫柔敦厚的情懷，真摯地對待，令人印象深刻，與賈老師初次見面的感動，至今仍縈繞不去。依循愛與真理的信仰是賈馥茗老師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的堅持，也應該是每一位在教育崗位上的人，應長存於心中的圭臬。

主要著作

- 論教育。臺北市：五南。
- 先秦教育史。臺北市：五南。
- 人格教育學。臺北市：五南。
- 心理學史概要。臺北市：師大。
- 中庸釋註。臺北市：五南。
- 教育與人格發展。高雄市：復文。
- 教育的本質。臺北市：五南。
- 人格心理學概要。臺北市：三民。
- 教育心理學。臺北市：空中大學。
- 全民教育與中華文化。臺北市：五南。
- 教育與成長之路。臺北市：師大。
- 教育原理。臺北市：三民。
- 教育哲學。臺北市：三民。
- 教育與人格發展（上）。高雄市：復文。
- 英才教育。臺北市：開明。
- 教育概論。臺北市：五南。
- 心理與創造發展。臺北市：台灣。

參考文獻

- 林振春（民 71）。求真求實的賈馥茗女士。台灣教育月刊，383。
- 王萍（民 81）。賈馥茗先生訪問紀錄。台北市：中央研究院。